

十忿怒尊图像考察^①

森雅秀著 张雅静译

（金泽大学大学院人间社会环境科学系，日本）

内容摘要：十忿怒尊是指十个方位的忿怒守护神，其中某些尊像单独出现的时间很早，然而作为成组的护法尊，十忿怒尊直至无上瑜伽怛特罗系统的密教经典形成后才出现。由于现存的作品极为有限，本文从经典、《三百尊图像集》和尼泊尔现存实物等，总结出十忿怒尊的特点。十忿怒尊的图像形成于印度，在组成成员固定化之后，其图像在印度密教后期又形成了几个系统，而且系统之间的相异点主要表现为持物的不同。十忿怒尊图像传播到西藏和尼泊尔之后，构成成员自身原有的特征却逐渐丧失，图像出现一统化现象，或者说失去了各自的个性，图像由于程式化而获得了超越时代和地域的稳定性。

关键词：十忿怒尊 图像 演变

一、图像的接受与演变

毋庸置疑，文化总是受到地域与时代的限制而存在。除了人种、民族、语言之外，阶级、职业、性别等多种社会因素也限定着文化的概念。文化圈是指具有共通要素、较为宽松的文化集合体。在一个文化圈内部，包含有多种文化，从而形成文化集合的多层结构。这些文化之间的界线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颇具流动性的。而且一个文化圈内的各种文化总是在相互影响、相互融和，或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复着生成、消灭、再生等过程。作为文化集合体的文化圈，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如此，文化圈自身也是流动的。

文化的接受与演变是文化间互动关系的一种模式。某种文化在传播且被吸收的过程中，其内部也在发生着变化。宗教作为以信仰为中心的一种文化形态，也遵循着以上规律。文化的接受与演变，或者说宗教的接受和演变，在不同的地域以及时代当中自然会发生，文化圈内部具有多层构造的文化也在不断发生着这种变化。

宗教在传播过程中，最易于被接受的应该是图像和符号。因为图像与符号的特征具有可视性，比起抽象的教理和理念来说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尤其是宗教在跨越文化圈传播时，这种可视的图像和符号具有突破语言障碍的力量。许多广为传播的宗教都具有高度

^① 本文译自森雅秀：《十忿怒尊のイメージさあぐる考察》，见《讲座イム教の受容と変容了》，佼成出版社，1991年版。

发达的符号体系。^①事实上,宗教的波及面与它自身的图像符号所具备的某种类似种子的力量是成正比的,这样的例子很多。在此,暂把这种图像与符号具有的力量称为“唤起意义的力量”。

图像和符号并不只局限于宗教,还经常被用来作为强化某个共同体的标识以及提高集团成员的归属意识。例如国旗等象征物就是其代表例证。

某种宗教被有意识地且常常带有政治性地导入时,图像与符号也常被利用。只需翻看一下日本或西藏佛教被传入的历史就可以理解这种现象。所谓“三宝”的佛、法、僧,即佛像、经卷、僧侣,就作为佛教最为重要的标识发挥了极为有效的作用。

图像与符号必定伴随着某种意义。图像在被传播之时,所具有的含义自然也随之传布开来,但是图像的原有含义与传播中最终所表现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比如说,一种图像传播到某种异文化中,图像本身可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继续存在于异文化之中,然而它本来的含义却不见得原原本本地被表现出来,可能出现各种情况,有的是被稍加改变,有的甚至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意义。

另外,图像传入异文化之后,完全丧失了它原有的形态,并转变成一个新图像的例子也时有发生。这种现象与其说是图像的传播与接受,不如说是图像的拒绝。

以上假设了图像在多种文化间传播时,自身以及其意义是否发生变化的多种可能性。符号也同样如此。

这种图像以及意义的变化并不是自然产生的。比如说,被传播的图像在接受方的文化中根本不存在的的话,常常会被替换为某种已经存在的图像,前提是这两种文化的图像之间具有某种类似性。这种现象也可理解为接受方有意识地偷换。反之,接受方有意识地误读图像原有意义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当然,图像的偷换与意义的误读两种现象也有可能同时存在。总之,唤起图像意义的力量将被更新与强化。

类似的图像变化模式不计其数,在此无法一一举例。本文将以亚洲南部的佛教为例,考察一种图像在异文化中是如何被传播和接受的。

本文所考察的例子是被称为十忿怒尊的群体。^②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曾经提出在所有宗教中普遍存在的“努米诺斯(Numinöse)”这一概念,并举出其特点是“令人恐惧”、“超越人类”、“具有力量”、“庞大的怪物”等等。^③十忿怒尊在这个具有努米诺斯特点的佛教中,作为具体化的神格最恰当不过。

下文将考察形成于印度的十忿怒尊当时是以什么样的图像出现的,在此基础上,结合

① 以教祖发起的宗教是个特例,这种宗教有时不需要类似的图像和符号。尤其是在教祖自身的神授性有效发挥作用时更为多见。然而,随着组织的扩大,图像和符号被导入的例子很多。对于宗教组织核心以外的一般信徒而言,教祖以及周围被选择的相关成员本身就成为宗教图像。

② 关于十忿怒尊,可参照 Bhattacharyya, *The Indian Buddhist Iconography*, Cosmo Publications, 1985, pp. 142-148.

Mallmann, *étude iconographique sur Mañjuśrī*, Publications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Vol. 55,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64. pp. 114-134.

赖富本宏:《マンドラの仏たち》,东京美术,1985年版,第162~164页。

立川武藏:《曼荼羅の神々》,ありな书房,1987年版,第132页。

③ 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赵玉燕译《聖なるもの》(山内省吾译),岩波书店(岩波文库),1968年版,第25~79页。

西藏的实例,进一步探讨佛教在印度灭亡之后,十忿怒尊图像是如何传到尼泊尔的。

二、十忿怒尊在印度的形成

十忿怒尊是指十个方位的忿怒守护神,分别位于东、西、南、北四方与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维,以及上下两方。名称与守护的方位如下:东方大威德明王(Yamāntaka)、南方智慧明王(Prajñāntaka)、西方莲花明王(Padmāntaka)、北方除障明王(Vighnāntaka)、东北方大力明王(Mahābala)、东南方不动明王(ācala)、西南方欲帝明王(Takkirāja)、西北方青棒明王(Niladanta)、上方顶髻转法轮明王(Usnīśacakravartin)、下方害美明王(Sumbharāja)。另外,有时南、西、北三个方向的忿怒尊依次被称为无能胜明王(Aparājita)、马头明王(Hayagrīva)、军荼利明王(Amṛtakundalin)^①,上下两尊也有其他组合,比如说上方为害美明王(Sumbharāja),下方为金刚下界明王(Vajrapātāla)。

如十忿怒尊一样,守护佛、菩萨或者佛教的诸神在佛教神格中被称做“护法尊”(Dharmapāla)。在密教形成以前,具有代表性的守护尊是金刚手,手持金刚杵作为护卫跟随佛的金刚手形象,在犍陀罗等美术作品中为数不少。在日本广为人知的四天王是护法尊成组出现的初期形态,可以看到护法尊与特定的方位相关。十忿怒尊中某些尊像单独出现的时间很早,然而作为成组的护法尊,十忿怒尊的形成很晚,直至无上瑜伽怛特罗系统的密教经典形成后才出现。十忿怒尊被配置于曼荼罗的最外周,用来防止外敌入侵曼荼罗这一神圣空间。除了平面分布的八个方向,上下还各有一尊,由此可知曼荼罗实际上是具有立体构造的图像。

关于十忿怒尊被统合之前的各尊所具有的特征,有一部分是明确的,但是还有许多仍不能确定。东方的守护尊大威德明王,脚踏水牛,六面六臂六足。西方的“Hayagrīva”,在日本常被称为马头明王,正如其名,头部前面以马头为标识。北方的除障明王脚踏印度教神祇象鼻天(Ganapati)。“ācala”汉译为“不动”,守护东南方,在日本也广受尊崇,童子形,目斜视,辫发垂下,手持剑和胃索。西南的欲帝明王起源不明,其真言与日本的爱染明王一致,爱染明王所持弓与箭或许可以作为他的特征。^②其他各尊格并不明确,有的以前从未出现,有的固有特征不明。

近年来,随着印度密教遗迹的发掘,佛教造像作品出土颇多。通常认为,在制作曼荼罗时一般是把每尊神格的象征符号绘制上去,但是根据当时的文献,更加精良的曼荼罗是

① 这三尊在成为十忿怒尊成员之前曾作为单独信仰的对象被尊崇(大正新修大藏经 No. 1072, No. 1211, No. 1233 等)。另外可以猜想智慧明王(Prajñāntaka)之后三尊的名称是仿照大威德的名字命名的(yama+antaka, prajña+antaka etc.)。然而无能胜(Aparājita)之后的三尊被包含在十忿怒尊中之时,他们被冠以 Prajñāntaka 等名称,还是依照大威德的命名法被叫做 Prajñāntaka 之后又被视为与 Aparājita 同体,尚不明了。

② 除障明王之外,各尊特征详见赖富本宏:《マンガラの仏たち》,东京美术,1985年版,第57~172页。脚踏象鼻天的除障明王作品见 Bhattacharyya, “Some Remarkable Buddhist Bronzes in Baroda”, In *India Antique*, Brill, 1947, pp. 27-39, Pl. V-e. Mallmann, *Introduction a l'iconographie du tantrisme bouddhique*, Bibliothèque du Centre Recherches sur l'Asie Centrale et la Haute Asie, Vol. 1, Paris, 1975, Pl. XX-1.

运用造像和画像等来制作的^①，而且事实上也存在被认为是这种立体曼荼罗局部的作品。^②然而关于十忿怒尊，已知遗存中仅有大威德明王三例，不动明王两例，未发现十忿怒尊作为组群出现的例证。

大威德明王中的一件（图1）为六面六臂，以右膝弯曲左足伸展的姿态立于水牛之上。虽然腿的数目并不清晰可见，但可以看做左右各三条重叠之后的状态。持物中可以辨认出右手持金刚杵和剑，左手持胃索和骷髅杯，持胃索的手，食指向上竖起呈期克印，其他持物不明。身形矮胖且腹部向前鼓出。装饰品有璎络、臂钏、腕钏、足饰、均以蛇（或龙）为之。另外，还戴有人头连成的硕大颈饰，以及圆形耳饰和被称作“多提”（doti）的衣裳。头发似火焰般向上竖起，头戴骷髅宝冠。

另一件大威德明王为三面六臂二足。^③由于腕部多有破损，持物只能辨别出右手中一个持剑，左手中一个持胃索施期克印，其他均不明。身形特征以及装饰物与前例一致。

第三件为一面两臂以展左的姿态立于水牛之上。^④右手持剑，左手施期克印并握胃索。

不动明王的两件作品具有同样特征。^⑤一面二臂，呈右腿弓起，左膝着地的独特姿势。右手持剑，左手持胃索。头发为发髻冠（jatāmukuta），配戴耳饰、璎珞等装饰品。

由于现存的作品极为有限，我们无从得知印度十忿怒尊当时的造型。况且，这几尊作品是作为十忿怒尊的一部分，还是单独尊像而被制作也无法判定。因此，关于十忿怒尊的



图1 大威德明王
（印度那兰陀出土，那兰陀博物馆藏）

① 12世纪初无畏护论师（Abhayākara Gupta）所著曼荼罗仪轨《金刚鬘》（Vajrāvali）中提到“无福分的时代，可用符号、印来适当描绘曼荼罗。有福分的时代要描绘曼荼罗各尊身像，即置以画像、铸像、浮雕或者塑像”（《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经》，第80卷，第99页，第4面，4~6行）。关于《金刚鬘》见森雅秀：《Abhayākara Gupta のマンダラ儀軌 Vajrāvali》，《印度学仏教学研究》第三十九卷第二号，1991年版，第856~858页。

② 赖富本宏：《密教美術の源流》，《密教美術大観 第一卷》，朝日新闻社，1983年版，第191~193页。

③ Mitra, *Ratnagiri*, Vol. II, *Memoir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No. 80,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1983, Pl. CCCXXXIII (B).

④ Mitra, *Ratnagiri*, Vol. I, *Memoir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No. 80.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1981, Pl. CCXCV (A).

⑤ Mitra, 同上注, Pl. LXXIII (A). 赖富本宏《マンダラの仏たち》，东京美术，1985年版，第90页。另外，在印度和西藏，相当于日本不动明王的尊名有 *acala*（不动）与 *Candamahārosana*（恐怖大忿怒尊）两个系统。在十忿怒尊中多用前者，而在单独尊像中多用后者（见赖富本宏：《マンダラの仏たち》，第90~91页）。然而两者的区分未必很严格，比如说无畏护论师（Abhayākara Gupta）所著《教授穗论》（*āmnāyamañjari*）（《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经》，第55卷，第163页，第2面，第8行）中，十忿怒尊的不动明王名为 *Candamahārosana*。

图像信息，我们只能求助于当时的文献。^①

《幻化网怛特罗》（Māyājālatantra，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八卷，No. 890）成形于从瑜伽怛特罗向无上瑜伽怛特罗的过渡期，十忿怒尊中除去上下两尊的八尊在这部文献中有所记载，并且有详细的图像描述。^②

比如，大威德明王身色如青黑云，身矮腹大，六面六臂六足，各面有三眼。正面为獠牙与舌头伸出的大忿怒相，右面为伸舌，左面为咬唇的忿怒相。头顶有文殊菩萨。还有持物的描述（见表1），并记述了虎皮着衣和八大龙的全身装饰，黄色头发上戴有骷髅冠。最后言及了坐骑水牛。

表1 十忿怒尊及其持物

			佛智足派系统	圣者派系统	正相合怛特罗系统	幻化网怛特罗系统
位置	典 据 名 称		《究竟瑜伽鬘》第一章	《成就法略集》、 《究竟瑜伽鬘》第二章	《究竟瑜伽鬘》第三章、 《教授穗论》	《幻化网怛特罗》、《十忿怒尊观想仪轨》、 《究竟瑜伽鬘》第二十章2)
东	大威德明王	右	黑金刚槌、剑、明妃	金刚槌、圆盘、金刚杵	金刚钩、圆盘、金刚杵	剑、金刚杵、矢
		左	宝、莲花、明妃	TP、铃、斧	TP、铃、斧	TP、般若经、弓
南	智慧明王	右	白金刚杖、剑、明妃	金刚杵、金刚杖、剑	金刚胃索、金刚杵、剑	金刚杵、宝杖、矢
		左	宝、莲花、明妃	TP、铃、斧	期克印、铃、斧	TP、般若经、弓
西	莲花明王	右	赤莲、剑、明妃	赤莲、剑、棍棒	锁、莲花、剑	金刚杵、宝杖、枪、矢
		左	宝、圆盘、明妃	铃、斧、胃索	铃、斧、胃索	TP、般若经、莲花、弓
北	除障明王	右	金刚杵、剑、明妃	羯摩杵、圆盘、棍棒	铃、两重金刚杵、圆盘	剑、斧、矢
		左	宝、莲花、明妃	TP、铃、斧	TP、棍棒、斧	TP、般若经、弓
东北	大力明王	右	三叉戟、剑、明妃	金刚杖、剑、圆盘	三叉戟、剑、圆盘	金刚杵、宝杖、剑、矢
		左	宝、莲花、明妃	TP、莲花、斧	TP、莲花、斧	TP、般若经、槌、弓
东南	不动明王	右	剑、金刚杵、明妃	剑、金刚杵、圆盘	剑、圆盘、金刚杵	剑、金刚杵、矢
		左	宝、莲花、明妃	期克印、斧、胃索	期克印、斧、胃索	TP、般若经、弓

①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记载有十忿怒尊的梵文文献作者只限于当时能够读写梵文的精英知识分子。
② 汉译文献见大正新修大藏经 No. 890，561 页下、563 页下~564 页上、566 页上~567 页上、569 页上~571 页下。其中，566 页上~567 页上详细描写了各尊尊容。571 页中、下可见后来被加入十忿怒尊的害美和金刚下界。

续表1

			佛智足派系统	圣者派系统	正相合怛特罗系统	幻化网怛特罗系统
西南	欲帝明王	右	钩、剑、明妃	降三世引、金刚杵、剑	降三世印、钩、剑	印、金刚杵、矢
		左	宝、莲花、明妃	降三世印、胃索、钩	降三世印、金刚杵、胃索	印、般若经、弓
西北	青棒明王	右	青杖、剑、明妃	青金刚杖、剑、圆盘	青金刚杖、剑、圆盘	金刚杵、宝杖、矢
		左	宝、莲花、明妃	TP、莲花、斧	TP、莲花、斧	TP、般若经、弓
上	顶髻转法轮明王	右	黄圆盘、剑、明妃	佛顶印、金刚杵、莲花	佛顶印、圆盘、莲花	印、剑、矢
		左	宝、莲花、明妃	佛顶印、期克印、剑	佛顶印、期克印、剑	印、般若经、弓
下	害美明王 1)	右	金刚杵、剑、明妃	金刚杵、圆盘、宝	金刚杵、圆盘、宝	金刚杵、钩、矢
		左	宝、莲花、明妃	TP、莲花、剑	TP、莲花、剑	TP、般若经、弓
备考	1) 幻化网怛特系统中，害美位于上方，下方是金刚下界					2) 《究竟瑜伽鬘》与其余两文献之间，个别持物相异

TP 在此为“持胃索的期克印”(tarjanīpāśa)之缩写

其他的七尊像，除了莲花明王与大力明王是八臂之外，其余均为六臂。七尊都同为三面，每面各有三眼，足的数目由于没有特别指出，可以认为是两足。在智慧明王、莲花明王和欲帝明王的描述中，以龙（或蛇）为璎珞、臂钏、腕钏等装饰的记述与大威德明王相同。

作为各尊固有的特征，表 1 总结出了各自持物，但事实上，各个尊像的身色、面色以及表情等也稍有差异。如不动明王的记述中，特意提到为斜视的童子形。大威德明王头顶的文殊菩萨像是由于他被视为文殊的化身，不见于其他尊像。

汉译经典《佛说幻化网大瑜伽经十忿怒明王观想仪轨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八卷 No. 891）所记述的忿怒尊特征与前述《幻化网怛特罗》一致，但是这部文献在《幻化网怛特罗》中八忿怒尊的基础上，加入了上下的顶髻转法轮明王和害美明王，形成十尊组合。这两尊的持物和身色虽然很明确，但是其描述比其他八尊明显篇幅要短。

十忿怒尊在无上瑜伽怛特罗的代表经典《秘密集会怛特罗》（Guhyasamājatantra）中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了。《秘密集会怛特罗》被分为三部分，前十二章是前半部，第十三章至第十七章是后半部，第十八章为前十七章的总括。十忿怒尊的集中描述出现在后半部中，而在前半部中，只在第一章提到四方的四尊^①。前半部的完成比后半部要早^②，十忿

① 松长有庆：The Guhyasamāja Tantra, A New Critical Edition, Toho Shuppan Inc. 1978, pp. 8—9, 54, 57—59, 61—67, 113, 117, 120.
② 松长有庆：《密教の歴史》，平乐寺书店，1969 年版，第 90～91 页。

怒尊只出现在后半部分,说明这十忿怒尊作为一个组合形成的年代与秘密集会怛特罗后半部分形成的年代是一致的。实际上,出现于后半部分的十忿怒尊名称并没有确定,与现行名称一致,且集中出现是在完成更晚的第十八章。

《秘密集会怛特罗》中,十忿怒尊各尊的特征并没有明确记述。第十三章仅见大威德明王为三面六臂,其他九尊为三面。^①

详细记载十忿怒尊特征的是《成就法略集》(Pindikrtasādhana)。此文献是秘密集会怛特罗的两大流派之一——圣者派的典籍。在它的第六十偈以后,用了大约四十偈来描述十忿怒尊特征。^②十忿怒尊均为三面六臂三眼,各执不同持物(见表1),与《幻化网怛特罗》系统的十忿怒尊持物差异较大。

《究竟瑜珈鬘》(Nispannayogāvalī)是印度后期高僧无畏护论师(Abhayākaragupta)(11世纪下半叶~1125?)所著,在考察印度十忿怒尊时不能不提到这部文献。《究竟瑜珈鬘》全书共分为二十六章,各章分别叙述一种或数种曼荼罗观想法。十忿怒尊的记述可见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以及第二十章。^③其中,第一章是与圣者派并称的《秘密集会怛特罗》的重要流派佛智足派的曼荼罗。此曼荼罗中虽然只有大威德明王等位于四方的四尊,但是十忿怒尊在曼荼罗之前的“守护轮观想”中出现了。“守护轮”(raksācakra)即承载着十忿怒尊的巨大车轮状武器,有十条辐,因此也称“十辐轮”,守护轮之上的十忿怒尊守卫着轮中的曼荼罗。^④

这里的十忿怒尊均为三面六臂,持物与上述各例的相同点较少(见表1)。根据文中的记述,可将十忿怒尊分为两组,即较为温和的四尊和其他更加恐怖的六尊。顶髻转法轮明王、欲帝明王、不动明王、害美明王四尊,头戴宝冠,身上装饰有各种宝石,獠牙显露且蓄须。其他六尊眉头紧锁,褐色的头发直冲向上,具眉毛胡须,张口露獠牙大笑;以狂暴的八条龙为饰物,身矮鼓腹。还有一些特征是十忿怒尊所共有的,如展左的姿势,每面三眼,以及主臂抱拥与自己姿态相近的明妃。

《究竟瑜珈鬘》第二章记述了以《成就法略集》为文献依据的阿閼曼荼罗。十忿怒尊在此曼荼罗中出现。各尊均为三面六臂,手中的持物与《成就法略集》的记述一致。除此之外,也叙述了展左、三眼的特征,作为外在特征只有“姿态恐怖”的记述,其他与第一章守护轮上的十忿怒尊相同。

第三章是以名为《正相合怛特罗》(Samputa tantra)的经典为文献依据的曼荼罗。此曼荼罗的构造中不包括十忿怒尊,十忿怒尊与第一章同样出现在守护轮的观想过程。此处的十忿怒尊也是三面六臂,手中持物与前述第二章极其近似(见表1)。不同的是,大威德明王持金刚钩(第二章为金刚槌)、智慧明王持金刚胃索(第二章为金刚杖)、莲花明

① 第十八章中提到了四维四尊的代表符号,分别是不动明王的剑、欲帝明王的钩、青棒明王的杖、大力明王的三叉戟(松长有庆:《The Guhyasamāja Tantra》,同注①, pp. 120)。

② L. de la Vallée Poussin, *études et textes tantriques, Pañcakrama*, Gand & Louvain, 1896, pp. 10-12. 文献第12页中大力明王左面第二臂的持物缺字,西藏译本中为莲花(见《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经》,第85卷,第276页,第1面,第8行)。

③ Bhattacharyya, *Nispannayogāvalī of Mahāpandita Abhayākaragupta*, Gaekwad's Oriental Series, No. 109, Oriental Institute, 1972, pp. 1-2, 6-7, 8, 41-42.

④ 守护轮观想法见羽田野伯猷:《Tantric Buddhismにおける人間存在》,《東北大学文学部研究紀要》No. 9, 1958年版,第42~43页。

王持锁（第二章为棍棒）、大力明王持三叉戟（第二章为金刚杖）、顶髻转法轮明王持圆盘（第二章为金刚杵）。^①

在无上瑜伽怛特罗中，《正相合怛特罗》的形成相当晚，被认为是各怛特罗的融合，包含有多种怛特罗的成分^②，尤其受《秘密集会怛特罗》影响很大，十忿怒尊的持物应是从圣者派借用而来。

十忿怒尊共有的装饰物有五骷髏冠、轮等五印^③以及人头穿成的首饰。

《究竟瑜珈鬘》第二十章的“文殊金刚曼荼罗”以《幻化网怛特罗》为依据，十忿怒尊的构成、持物、身体特征、装饰物等等，与上文中《幻化网怛特罗》和《十忿怒尊观想仪轨》非常近似（见表1）。然而，后者十忿怒尊手持般若经的共同特征在这里被替换成抱拥着明妃的乳房。

以上是《究竟瑜珈鬘》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和第二十章中所说十忿怒尊的相异点。方便起见，这四组在下文中根据流派以及所依文献的不同，依次称为佛智足派系统、圣者派系统、正相合怛特罗系统、幻化网怛特罗系统。

三、西藏的十忿怒尊

印度佛教从无畏护论师的时代起，历经大约一个世纪又从印度消失，之后，印度后期密教主要为西藏和尼泊尔所继承。下面，我们以西藏佛教美术中著名的《三百尊图像集》为例，先来考察一下西藏的十忿怒尊。

《三百尊图像集》由章嘉喇嘛若必多吉活佛（1717—1786年）编纂而成，共100页，正面将各尊图像三尊一行排列，背面记录有各尊真言。从19世纪末，欧美学者已经注意到这部图像文献的存在，并多次刊印。这部文献的原本被认为是木刻版，但也存在白描等其他版本，依据细部特征的不同可分为几个系统。^④

《三百尊图像集》中将佛教神祇分为佛、菩萨、护法尊、女尊、祖师等不同神格。其中护法尊的一部分，即从71~74页为十忿怒尊图像（图2）。

此处描绘的十忿怒尊呈现出几乎完全相同的姿态，仔细辨认的话可以看出有些持物是彼此不同的，或者也可以说完全相同的十尊，只是个别持物被替换而已。关于持物将在下文叙述，在此先将其主要特征列举如下。

三面六臂，中间两臂抱拥明妃。头发倒立，周围有火焰光背，且在背景中绘制出云形

① Bhattacharyya, *Nispannayogāvalī of Mahāpandita Abhayākaragupta*, Gaekwad's Oriental Series, No. 109. Oriental Institute. 1972. 第8页中记载智慧明王的持物是“斧和胃索”，顶髻转法轮明王的持物是“两支剑”，东京大学图书馆藏梵文写本（Matsunami, *The Catalogue of the Sanskrit Manuscripts of the Tokyo University Library*, Suzuki Research Foundation, 1965）等分别为“铃与斧”、“期克印与剑”。藏文译本也与后者的写法一致（《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经》，第80卷，第129页，第2面，1~5行），另外无畏护论师（Abhayākaragupta）于其《教授穗论》（*āmnāyamañjarī*）中的记载也与后者相同（《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经》，第55卷，第163页，第2面第4行~第3面第7行）。

② 塚本启祥等：《梵語仏典の研究 IV 密教经典篇》，平乐寺书店，1989年版，第260~261页。

③ “五印”一般是指璎珞、腕钏等五种装饰物，在此应是指代表五佛的轮、金刚杵、宝、莲花、羯摩杵。

④ 见立川武藏：《仏教图像》，长野太彦、立川武藏编《チベットの言語と文化》，冬树社，1987年版，第341~342页。另，本文参考了东洋文库所藏木刻版本。



图2 《三百尊图像集》中的十忿怒尊

[《三百尊图像集》有多种版本。此图像为东洋文库所藏作品。左上方的无能胜明王左下方手臂持剑，与其他版本（可参考 Olschak, R. C. & Wangyal, G. T., *Mystic Art of Ancient Tibet*, Mc Graw-Hill, 1973）中手持圆盘不同]

纹样。以展左的姿态立于单重覆莲瓣台座。脸呈忿怒形，眉毛高挑，额上有第三眼。戴有骷髅冠、圆形耳饰、臂钏、腕钏和足饰，腰围虎皮。

再来看其持物，中心二臂以外，十尊右上方手臂均持宝物，左下方手臂除不动明王持金刚杵外，其他均持剑。左上方手臂除马头明王（莲花明王）持圆盘外，其他均持莲花。各尊右下方手臂分别持固有持物，从大威德明王开始依次为槌、杖、莲花、金刚杵、剑、钩、杖、三叉戟、圆盘和金刚杵。前述十忿怒尊的四种系统中，只有佛智足系统与此相符。^① 中心二臂抱拥明妃，以及明妃与男尊所持相同持物的特征，与《究竟瑜珈鬘》中“抱拥与自身姿态极其相似的明妃”的记述一致。

^① 《究竟瑜珈鬘》与《三百尊图像集》中右上方手臂与左下方手臂的持物相反。这很可能是由于《究竟瑜珈鬘》叙述四件持物时，不是以右下、右上、左下、左上的顺序，而是以右下、左下、右上、左上的顺序依次列举的。

《究竟瑜珈鬘》中将十忿怒尊区别为较为温和与恐怖的两组，但在此图像集中，持物以外的诸特征也几乎全部一致，比如戴骷髅冠、穿虎皮裙、臂钏等饰物不是龙的形态，而是替换以简单的圆形装饰物。

若必多吉编纂《三百尊图像集》时，将佛智足系统的十忿怒尊选入护法尊之中，反映了他所属的格鲁派自宗喀巴以来，一直将《秘密集会怛特罗》视为最重要典籍的传统。

另外，《三百尊图像集》中诸尊的排列，有的是以从左到右的顺序，也有的是以三尊像的形式出现，依中央—左（或右）—右（或左）的顺序排列。

四、尼泊尔的十忿怒尊

下面以加德满都市的佛教寺院却诗亚巴哈（Cusya baha）和加纳巴哈（Jana baha）为例，考察尼泊尔的十忿怒尊像。

却诗亚巴哈被认为是修建于15世纪的古老寺院，中庭由建筑物环抱，是典型的巴哈式样。建筑物前伸出的遮阳部分的支柱上，多雕有精美的佛教雕刻。^①北面入口处的建筑物，面向道路的壁面有十二根支柱，其中的十根柱子上刻有十忿怒尊（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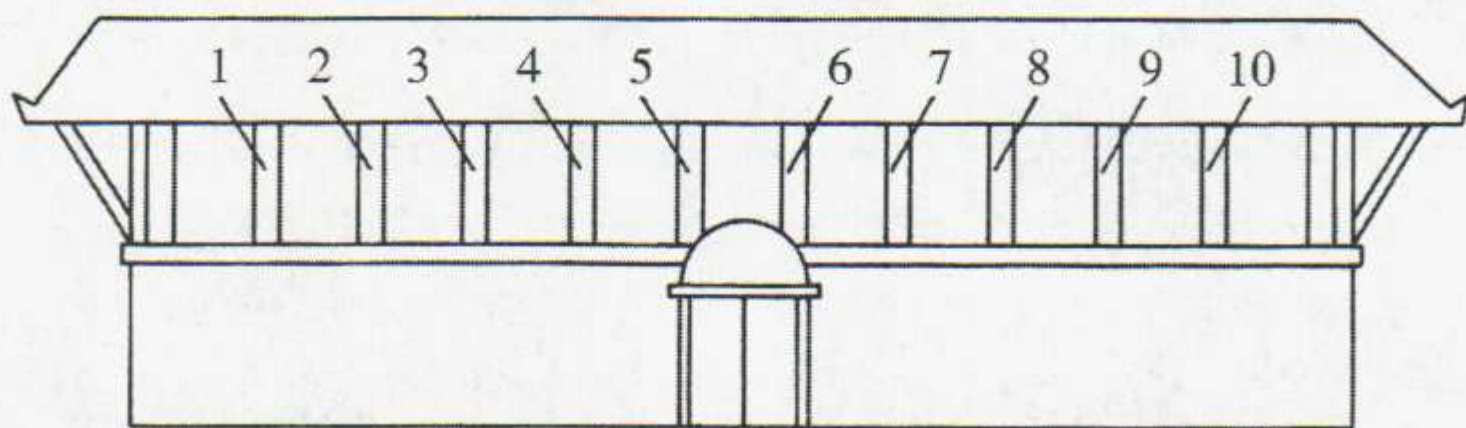


图3 却诗亚巴哈十忿怒尊配置图

1. 顶髻转法轮明王 2. 大威德明王 3. 智慧明王 4. 莲花明王 5. 除障明王
6. 欲帝明王 7. 青棒明王 8. 大力明王 9. 不动明王 10. 害美明王

十二根支柱左右最外侧雕刻有象鼻天（Ganapati）和大黑天（Mahākāla）。中间十忿怒尊的配置顺序如下。面向支柱最左边是顶髻转法轮明王，最右边是害美明王，原本处于上下的两尊被至于左右两侧。其余的八尊，大威德明王等四方的四尊位于左侧，欲帝明王等四维的四尊位于右侧，并以从左向右的顺序排列。石柱上刻有每尊名字，其中不动明王用别称“凯卡热”（kekara，意为“斜视”）。每尊忿怒尊像的头上均刻有树木为饰，脚下的莲台上刻有裸体的横卧人物像。最下面是供养天女或是二十八星宿（女尊形象）的一部分（图4、图5、图6、图7）。

^① 详见 Kooij, “The Iconography of the Buddhist Wood-carvings in a Newar Monastery in Kathmandu (Chusya-Bāhā)”, *Journal of the Nepal Research Centre* 1, 1977, pp. 39-82. 此处的描述比之简略。



图 4 顶髻转法轮明王



图 5 智慧明王



图 6 莲花明王



图 7 大力明王

忿怒尊以右手上举右腿置于体前，或是左手上举左腿置于体前的姿态站立。这两种姿态交互出现，相邻的两尊像相互对称。十忿怒尊身矮鼓腹，头发向上，面部有圆形三眼，粗眉，露出獠牙。头上戴宝冠，颈部挂璎珞，人头穿成的长环从颈部垂于膝部。衣服只有腰部的多提。饰物可辨认出蛇形的臂钏、腕钏、足饰和圣纽（从左肩披到右腋的细绳状）。

却诗亚巴哈的十忿怒尊均为一面两臂，一手持宝（呈带柄的三个球状物），除智慧明王和青棒明王之外都是以左手持宝，另一只手持不同持物。从大威德明王开始依次持金刚槌、金刚杖、莲花、金刚杵、钩、杖、三叉戟、剑、圆盘、金刚杵。各尊持物与前述《三百尊图像集》佛智足系统的十忿怒尊右手第一臂的持物一致。各尊左手所持宝物，与佛智足系统十忿怒尊左手持物也是相同的，由此可知此处的十忿怒尊虽为一面二臂，却与佛智足系统十忿怒尊为同一系统。^①

印度四大系统的十忿怒尊都是三面六臂，而此处雕像为一面二臂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也许有人认为是由于石柱形状细长，不适合雕凿三面六臂像等技术方面的因素所致，但是笔者不能认同这种观点。刻有多面多臂像的石柱在加德满都市数量很多，却诗亚巴哈的四佛雕刻甚至以四面八臂的姿态出现。一面二臂的十忿怒尊与最常见的三面六臂像相比，它消失四臂的持物或许能说明问题所在。消失的四臂之中，两臂抱拥明妃，还有两臂几乎均持剑和莲花^②，另外三面以及抱拥明妃也是十忿怒尊的共通性因素，却诗亚巴哈的十忿怒尊应是将这些相同因素省略后的姿态。

再来看看加纳巴哈的十忿怒尊。加纳巴哈^③是尼泊尔具有代表性的寺院，位于加德满都市中心地区，也叫做玛钦德拉纳特（Macchendranāth）。

中庭有三层本堂，十忿怒尊分布在其中的两处。一处东侧本堂入口的两侧，有两尊；还有一处位于南侧大门，呈三排两列分布了六尊，合计八尊（图8）。其余两尊未出现的原因不明。^④

由于这组忿怒尊没有任何铭文，排列的顺序也不规则，只能通过主要持物来比较判断各尊。虽然持物中有些不能辨认，门上的雕像在嵌入时也有被削掉的部分，但是大致可以辨别各尊身份（表2）。十忿怒尊持物与上文中提到的四种系统并不完全符合，但与其中的圣者派系统和与圣者派十分类似的正相合怛特罗系统具有很多共同之处。十忿怒尊的大威德明王、智慧明王、除障明王、大力明王四尊，能辨认的持物与这两系统完全一致，其余四尊各持的六件持物，至少也有四件是与这两个系统的持物相同。^⑤

① Kooij, 同上注, 48 页中已经指出了《究竟瑜伽鬘》第一章与之一致性。

② 莲花明王与不动明王是例外，两尊各持作为自身标识的莲花或剑。这两尊持物与其他相异的原因应是为了避免持物的重复出现。

③ 关于加纳巴哈，可参考立川武藏等：《Sambhāsa 第十号 ネットワーク仏教研究》，名古屋大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會，1988 年版。

④ 此处只制作了十忿怒尊中的八尊，其理由被认为是空间不足，但是十尊中只选择了其中的八尊应是以持物为基准。没有出现的欲帝明王和顶髻转轮明王与其他各尊相异，为两手相合结成印相。从重视装饰性这一点来看，这两尊的出现会打破尊像造型的统一性，或许是由于这一原因，才被排除。

⑤ 圣者派系统中，由于青棒明王与大力明王的持物几乎完全相同，在此以持物来确定序列之时，其位置也可能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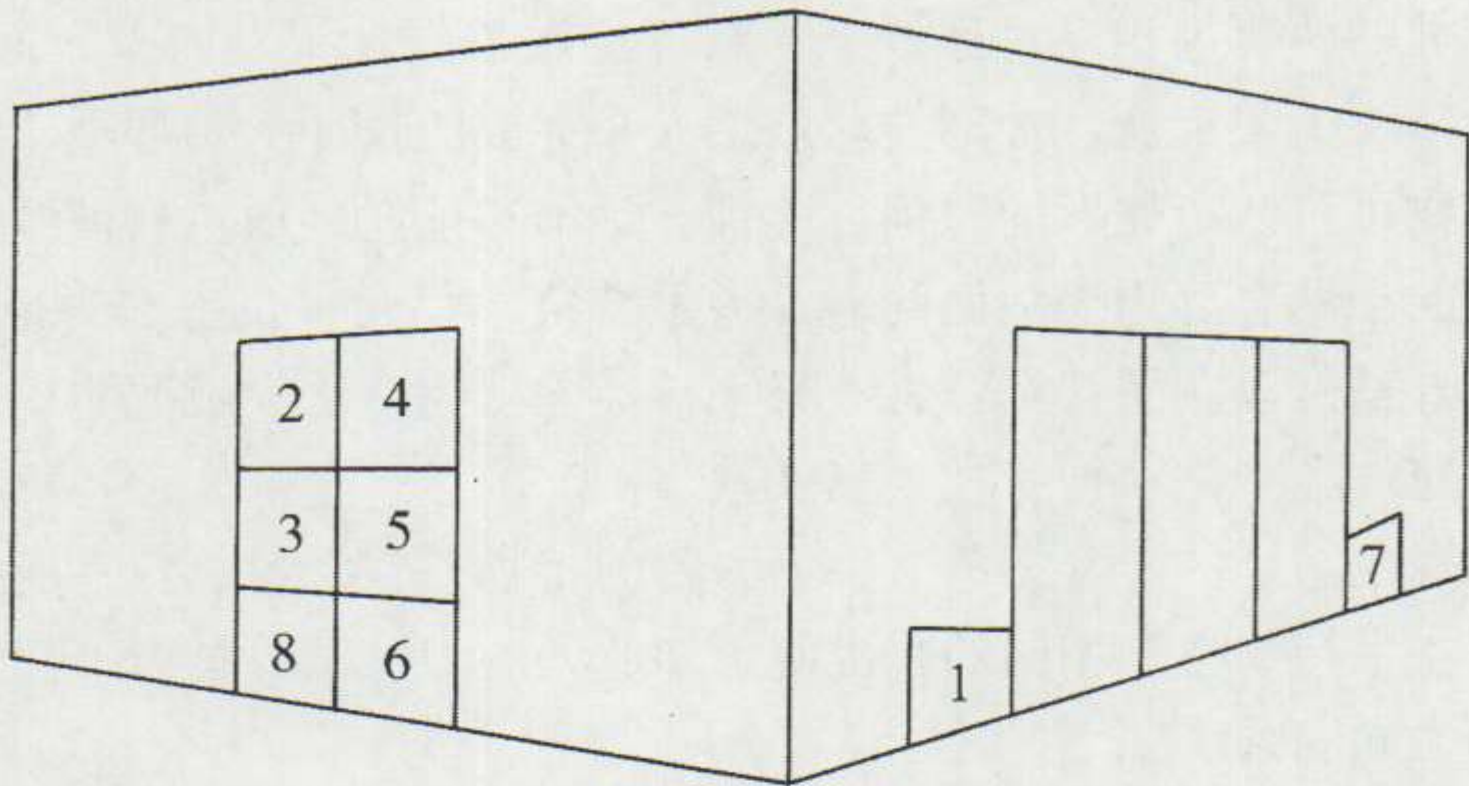


图8 加纳巴哈的忿怒尊配置图
(此为从加纳巴哈本堂东南角为视点的配置简图，图中的数字与表2相对应)

表2 加纳巴哈的忿怒尊持物

	名称		持物
1	大威德明王	右	金刚钩、金刚杵、圆盘
		左	铃、TP、?
2	智慧明王	右	剑、杖(?)、金刚杵
		左	铃、斧、TP
3	莲花明王	右	剑、斧、金刚杵
		左	?、莲花、铃
4	除障明王	右	圆盘、羯摩杵、杖
		左	TP、铃、斧
5	不动明王	右	圆盘、剑、斧
		左	TP、施无畏印、莲花
6	青棒明王	右	杖、剑、金刚杵
		左	莲花、圆盘、铃
7	大力明王	右	莲花、钩、剑
		左	圆盘、金刚杖、TP
8	害美明王	右	剑、斧、金刚杵
		左	莲花、圆盘、铃

注：“?”表示持物难以辨别

圣者派系统和正相合怛特罗系统的十忿怒尊均以展左的姿势出现，然而加纳巴哈的十忿怒尊，观者对面右侧的尊像为展右，左侧为展左；右侧忿怒尊放置于胸前的手臂为右侧第一臂，左侧忿怒尊将左侧第一臂置于胸前，左右为对称形制（图9）。这种对称的特征也可见于却诗亚巴哈。



图9 加纳巴哈本堂南门

除持物以外，加纳巴哈的八尊忿怒像特征一致。各尊均为三面六臂，身矮腹鼓，头发直冲向上，骷髅冠，圆形三眼。獠牙露出，口部大张的姿态更强调出脸部忿怒的表情。裸上身，身披人头穿成的环和X形的带状甲冑。腰部垂挂锁形物的中央和两边各垂有铃铛，膝前可见虎皮裙一角。粗大的耳饰、臂钏、腕钏、足饰等装饰物与却诗亚巴哈的忿怒尊相异，不是以蛇形而是以单纯的圆轮来表现，与《三百尊图像集》类似。门两侧的两尊脚踏仰覆莲座，而大门上的六尊脚踏仰莲台座。忿怒尊背后为火焰形背光（图10、图11、图12、图13）。

十忿怒尊的特征在上述文献以及其他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忿怒尊除了持物之外，相异特征很少，也使得判断尊名时只能以持物为准。加纳巴哈的忿怒尊像，手与脚的姿势左右对称，这与印度守护尊展右，护法尊展左的姿态相异。这种无视印度传统^①的做法应是装饰性优先所致。

^① 森雅秀：《パーラ朝の守護尊・護法尊・財宝神の図像的特徴》，74页，名古屋大学古川総合研究資料館報告No.6，1990年。



图 10 大力明王



图 11 大威德明王



图 12 莲花明王



图 13 除障明王

五、结语

以上考察了几例印度、西藏和尼泊尔的十忿怒尊。现就其图像和含义做一小结:

第一,十忿怒尊的图像形成于印度,在组成成员固定化之后,其图像在印度密教后期又形成了几个系统,而且系统之间的相异点主要表现为持物的不同。十忿怒尊图像传播到西藏和尼泊尔之后,相异的系统为这些地域所接受,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第二,十忿怒尊形成了几个相异的系统,并且应该指出的是,构成成员自身原有的特征却逐渐丧失,图像出现一统化现象,或者说失去了各自的个性。这个进程与十忿怒尊形成一个团体的过程是同步的。印度后期密教中,除幻化网怛特罗系统还保存着大威德明王、不动明王等一部分忿怒尊的个性之外,其他系统的十忿怒尊之间没有太多相异点。这种倾向在西藏和尼泊尔的图像中进一步发展,各尊除了特定持物之外,其他个性特征几乎丧失殆尽。每个忿怒尊成员可以说都是身矮、鼓腹、三眼、忿怒的表情、着虎皮、以蛇为装饰物等程式化的特征,加上不同持物的组合。在此,忿怒尊存在的意义并不在于个体,而是在于他们组成的一个固定团体。

第三,关于图像的意义,十忿怒尊的统一化减弱了各尊含义,相互之间的不同,只表现在作为符号出现的持物,如果不明白这种持物的差别,他们的图像只能传达出“忿怒尊”的身份,而无更具体的内涵。忿怒尊出现在寺院周围以及曼荼罗外围,表现了防御外敌入侵的功能,而在尼泊尔的例子中,他们并没有出现在特定的方位,与其说是十方的守护者,不如说更重视其装饰性。

图像的统一性和单纯化,无疑降低了“唤起意义的力量”,然而作为图像来说,这种倾向并不只有否定意味,图像由于程式化而获得了超越时代和地域的稳定性。可以说,形成于印度的十忿怒尊在维持这种图像的同时,也为了在西藏、尼泊尔等地继续存在下去,不得不排除图像自身的特异性而呈现出较为均一的性质。换句话说,十忿怒尊的各个成员为了组成一个能够更长久、更广阔地在佛教世界中传播的团体,放弃了自身的个性。